

前 言

地球的年龄约有五六十亿岁。地壳形成于 40 多亿年前，生命出现于 30 多亿年前，在整个太古代和元古代地球上只有一些低等生物。

5 亿多年前，地球进入古生代，多种生物陆续出现，先是一种海生的无脊椎动物三叶虫成了盛极一时的“动物界之王”，后来，又递进到“鱼类时代”、

“两栖类时代”。

2 亿多年前，地球进入中生代，爬行动物大量繁衍，这是“龙的时代”。各种恐龙、鱼龙、翼龙生活在陆上、水中或湖泊、海滨的上空。他们成了地球上称霸一时的主人。

6000 多万年前开始了新生代，这是“哺乳动物时代”。高级灵长类祖先登上了地球历史的舞台，山西垣曲第三纪始新世地层中发现了狐猴化石。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猴类。作为远古人类化石近亲的古猿是在中新世后期才出现。江苏泗洪县发现的距今 1200 万年的古猿化石，是迄今所见最古老的猿类化石之一。至于人的出现，充其量不过 300 万年。

300 万年，在地球数十亿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瞬间，但是，人类的出现却开辟了地球历史的新纪元。亿万年来地球自身在不断变化，动植物的生长也在改变着外部世界，但这是不自觉的，它的作用极其缓慢、微弱。而人却在不断的探索、创造中，用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行动，给大自然打上自己意志的烙印。那些曾在地球上称雄一时的生物，有的因物竞天择而消声匿迹，而人，这个出世晚、在体力、适应能力方面和很多动物无法相比的“小兄弟”却成了“万物之灵”，使地球也从生物史时代跃进到人类史

时代。

然而，这是一条极为曲折的道路，由于不能正确认识自然，人类经历过数不清的挫折：由于不能预见某些生产活动对自然界较长远的影响，一时的胜利导致了自然界加倍的惩罚，工业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疫病流行，人类已经积累的教训太多了。至于要想预见某些行动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则更加困难，一些本应造福于民的科学发明，竟然给人类带来过深重灾难。人类在童年时代，也曾像其他动物一样靠攫取自然界现成产物为生，后来发明了农耕、畜牧和各种手工业，成功地登上了通向文明的征程。文明时代开创了古代氏族社会望尘莫及的新天地，也带来了一系列困扰着人们的新问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写道：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但是，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

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对于这一段话，100年前马克思作过摘要，恩格斯引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束语，直至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摩尔根所以能对文明时代有中肯的评判，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基于对古代社会的深入研究。人类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为了更稳健地走向未来，需要从历史遗产中汲取营养。当我们迎着前人走过来的足迹追溯到人类历史源头时，可以看到我们祖先最早、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就是原始时代。那时，人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面对严酷的大自然，他们手中只有石、骨、木等最简陋的武器。为了生存，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和智慧，极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过着原始共产制的生活。

这个时代还没有文字，一切的经验只能靠一代代的口耳相传。现在除了在神话传说中留下了扑朔迷离的史影外，能获得的科学实证只有古人类及其生活、劳动资料的遗骸。由于其中的劳动资料可以给我们指示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状况，对于认识已经灭亡了的社会经济形态有重要意义，所以在考古学上根据生产工具的主要特点称之为石器时代。要复原这一段历史，考古资料十分重要，同时要与留在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及民族学资料相印证，并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进行综合研究。

中华大地是早期人类的摇篮之一，现在已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是一百七八十万年前留下的，向上可以追溯到人猿的最初分化，向下则有古人类和古代社会发展各个主要环节的遗存。从 100 多万到 1 万多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人们使用打制石器及简陋的骨角器，以采集、狩猎、渔捞为生，这是攫取经济的时代。人类体质发展完成了从猿人到新人的进化。社会组织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团阶段以后，又被氏族公社取代。生产经济出现于 1 万年前，与此同时，进步的磨制石器逐步取代了打制石器因而称新石器时代，此后经历了 5000 多年的发展，氏族制度到达了繁荣的顶峰又衰落了下去。大约在

距今 5000—4500 年间，开始出现对金属的利用，以长江、黄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就是在铜石并用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由于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主人和奴隶等，出现了互相对立的阶级。由于战争，先是亲属部落结成联盟，后来又形成更大范围的部落联合体，最高军事首领已将军权、祭祀权、审判权集于一身，氏族制度的机关逐步被改造和取代，日益脱离自己在人民中的根子，从体现人民意志的工具，变成了进行统治和压迫的机关，国家出现了，这是集中体现文明社会的。国家的雏形在英雄时代后期已在形成中，4000 多年前夏王朝建立，则正式揭开了文明时代的大幕。

本书要讲的，是夏王朝建立以前的历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人类文明时代就是在原始社会的母体中孕育、成形、脱胎而出的，尤其是以原始农业出现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正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而黄帝则是英雄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两汉之际对古史传说进行重新整理，将神农氏与炎帝合户，常见于战国文献的“神农氏、黄帝”的提法，到东汉形成“炎黄”这一用语，所以通常所说的炎黄时代就是从 1 万年以降，到夏王朝建立之前的整个历史时代。这是中华大地走向文明的历史过渡

时期，丰富多采而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所以能有自己特色的某些‘遗传基因’，正形成于这个时期。对于这个历史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需要认真的研究和认识。

揭开原始社会之谜

原始社会在人类经历过的历史中是历时最长的发展阶段。在中华大地上，截止到 4000 多年前夏王朝建立，至少延续了 100 多万年。刚刚诞生的人类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赤手空拳，一无所有，靠一代代人在黑暗中摸索，历经了漫长岁月才完成了自己体质的进化，创造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为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所以，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

但是,对于原始社会的科学认识却是很晚的。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第一节、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篇文章写于 1847 年 12 月至 1848 年 1 月,40 年后,在伦敦再版时,恩格斯加了一个注脚:“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 1847 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历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那个时代离我们确实太遥远了,而且正像一个人对童年只有片断的记忆,而对婴儿时期则完全无从回首一样,人类对自己的早期历史只留下某些口耳相传的神话,如女娲补天,销炼五色之石;共工争帝,怒触不周之山;大禹治水;羿射九日;还有鸟喙、有翼、食鱼的驩头国;虎齿、豹尾、善啸的西王母……都像是半睡半醒的梦,把真实历史的影子与虚幻的想象编织在一起。所以,长久以来,原始社会一直笼罩在神话的迷雾里,对其社会组织的认识则无从谈起。

“后来”,恩格斯在注脚中接着写道:“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

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越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从此，原始社会之谜才逐步被解开。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两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

从《古代社会》到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于 1877 年面世，它的副标题是“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发展过程的研究”，恩格斯曾评论说：“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这是“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摩尔根是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1818 年生于纽约州奥罗拉村，从童年时代起他就熟悉家乡附近的易洛魁人。大学毕业后他成了律师，还参加了一个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学会——大易洛魁社。1847 年，他被塞内卡部鹰氏族的易洛魁人收养入族，结交了许多印第安人朋友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摩尔根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对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

新发现了 40 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摩尔根的研究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他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曾作过详细摘录，并准备进一步研究。1884 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问世，恩格斯曾在第一版序言中声明“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是为了“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完成的工作”。

恩格斯的这本书也有一个副标题：“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摩尔根的分期法是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根据生产活动的进步，又把前两个时代各分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他还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经历这样 7 个循序渐进的阶段。这 7 个阶段包括：

低级蒙昧社会，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

中级蒙昧社会，始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

高级蒙昧社会，始于弓箭的发明。

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

中级野蛮社会,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西半球始于用灌溉法种植玉米等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头从事建筑。

高级野蛮社会，始于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

文明社会，始于音标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

对此分期,恩格斯进一步概括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创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恩格斯还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的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恩格斯接过这把钥匙进一步阐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通过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德意志历史上的哑谜,揭示了国家形成的几种具体途径。后来,在 1891 年

德文第四版中,恩格斯又根据当时研究的新进展,作了许多补充。

现在,距离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已有百余年了,涉及古代社会研究的各方面史料都大大丰富起来,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资料,当时差不多一无所知,而现在完全可以再写一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个世纪以来的新资料,证实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用这种观点研究古代社会所得出的基本结论的正确性,也对其中某些具体论断或假说有所补充、修正和完善。例如,氏族的起源涉及血缘家庭问题,摩尔根是根据夏威夷亲属制推断出血缘家庭的存在,后来才发现,夏威夷人的社会发展和家庭婚姻关系并不像原来所说的那样古老,夏威夷人的亲属制不足以证明血缘家庭的存在。但是后来发现的更多的资料表明,这种亲属制并非夏威夷人所独有,而且夏威夷人的社会发展虽然已经越过血缘群婚阶段,但还存在着外婚制群婚残余和兄弟姐妹通婚的残余,预示了血缘群婚曾存在过。此外,从很多级别婚的新资料,也可以追溯出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血缘家庭。又如现在知道,在东半球,原始农业和制陶技术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而且随着原始农业的发明,开始了家畜的饲养。原始农业和畜养业的发展,将氏族制度推向

繁荣；而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多则种下了私有制和阶级的种子。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石器工业的基础上琢玉、骨牙雕等工艺技术及其他手工业部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农业有了一定的分工。在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进入了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恩格斯曾写道，“野蛮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那么论及中国原始社会可以稍作修正，将“铁剑”改为“玉兵”，因为历史上曾有黄帝‘以玉为兵’的传说，考古发掘也揭示，在那个时代，权力的象征是由实用兵器演化成的玉钺。

总之，100多年后的今天，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和认识获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两部书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中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评价一样，应该说这两部著作“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

从发掘活的“社会化石” 到寻找死去的社会遗骸

对古代社会研究的重大进展是和近代民族学、考古学的发展分不开的。对近代原始民族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解开古代社会之谜的钥匙。那些社会发展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或保留其残余的民族，为我们展现了曾盛极一时而后衰落、消失了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以有人称之为“社会化石”。寻找那些与世隔绝的原始民族，从那些保有原始习俗的人们中，发掘古代盛行过的社会关系，是很艰巨的工作，但近百年来已取得了极丰硕的成果。

在摩尔根时代已被人们所知道的原始民族，他们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已被揭示，还有一些保存有更古老文化的民族也陆续被发现。例如生活在澳大利亚中部半沙漠区域中的阿兰达人，保存了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阿兰达的妇女儿童们经常用掘土棒搜寻一切可食的植物、小动物和昆虫；男人则用打制、琢制或再加磨光技术制作的工具进行狩猎。他们盛行对图腾及各种自然界神灵的膜拜。这种独特的

阿兰达文化已濒于绝灭，是一位澳大利亚学者，通过与阿兰达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友谊，用数十年的时间，进行收集、记录和研究，才向世人报导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知从事采集狩猎经济的还有中非伊图里森林中的班布蒂人，这是属于俾格米人的一个部族，早在荷马史诗中就有对他们的记述，但他们的存在直到 19 世纪才被证实。班布蒂人不懂得农耕和畜牧，除了采集以外，通常采取集体围猎方式并按平等原则均分猎物。在他们的群体中没有首领，没有法律，男女平等，一切问题都在全体成员中讨论解决，发生争执时则由老人仲裁。

至于经济生活已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或畜牧渔猎阶段的民族、部分保存原始时代各个阶段遗风的民族就更多了。在我国，民主改革以前，有 10 多个兄弟民族的部分成员，约 60 万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不同程度地保存有原始时代的遗迹。例如云南永宁纳西族和一些地方的普米族、高山族、拉祜族都还保存有母系制或母系制残余。还有些地方可以找到母系大家庭及其遗俗，可以找到望门居的拜访婚、从妻居的对偶婚以及对偶家庭与男婚女嫁的父系家庭共存，还可以找到从一种家庭形式向另一种形式递变的中间环节。一些地区的独龙族、基诺族、

崩龙族（现称德昂族）、布朗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还保存有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平均分配并实行民主管理的父系家族公社制；有的已突破血缘纽带形成了以地缘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有的已经开始出现了阶级分化。而云南的佤族、西藏的洛巴族等已产生了家长奴隶制……所有这些，就像是一个个驿站，指示出从全盛时期的氏族社会通向文明时代的历史过程。

发掘和研究‘社会化石’，对于人类认识自己的原始时代固然十分重要，但毕竟还是间接的，要取得科学的实证，就需要找到死去社会的遗骸，所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能不借助考古学的成果。

岁月如流水，但即使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人类所经历过的岁月也是汇入历史长河的水滴，不会消失得全无踪迹。空间是历史的载体，史前先民总要在一定的地域生存繁衍，创造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代代的人总要把自己的遗骸及创造出的文化遗存留在生活过的大地上。这些遗迹有的由于自然力的分化、侵蚀和分解回归了自然；有的则被风、水甚至人搬运来的沉积物覆盖和掩埋起来。但其中总有一部分会获得一定条件而可以长久地保存在地层中。所以，大地是一部史书，一